蜀山劍俠傳/2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九回　複壁行波 潛蹤穿祕甬　遺音示業 古洞困神嬰

下一回▶

上回寫到女神嬰易靜同了癩姑、李英瓊三人在北海陷空島，歸途路遇金鳧仙子辛凌霄和丌南公的女弟子沙紅燕，得知幻波池中豔屍玉娘子崔盈氣候將成，恐衆門人有失，忙和金蟬等七矮弟兄作別。趕回靜瓊谷一看，衆弟子俱在谷中煉法，安然無恙。祇辛凌霄在幻波池旁遇見上官紅，愛她資質，意欲強收爲徒，喫上官紅引入禁網，幾乎被困，受了衆弟子幾句譏嘲，負氣走去。易靜本欲往探妖窟，喫癩姑婉言勸止。因妖屍受了聖姑玉牒血書警告，閉門不出，中止勾結妖黨，一晃半年多，俱無甚麼事發生。這日因英瓊功候忽然精進，正在入定之際，癩姑恐有魔頭侵害，在側守護。易靜先也在室中守護，待了一會兒，看出英瓊元神湛定，功候甚純，料知無事，有癩姑一人守護已足。當晚恰值衆弟子對月夜飲，獨自隱身前往，暗中考查衆弟子的言行心志。一聽所談，纔知幻波池仍不時有妖人來去，並且當日黃昏前還來了一個厲害妖人，乃是前殺妖道漆章之師。衆弟子因自己回山以前，白眉禪師曾命白鵰傳語叮囑，說妖屍氣候還有兩三年，不到時期不可輕舉妄動；掌教師尊仙示也曾警誡，惟恐自己涉險，意欲隱瞞過去。但是妖師記着殺徒之恨，遲早來犯。自恃法力和身帶七寶，打算背着衆弟子，獨往池邊守候，將妖人除去。因恐愛徒憂慮，故祇就便略微觀察池底動靜，相機行事，沒想深入重地。當時隱了身形，欲等妖人上來，將其引開，再行下手。不料斗法時輕視妖人，略微疏忽，爲妖人法寶所傷。雖是煉就元嬰，無甚妨害，但是生平除與赤身教主鳩盤婆鬥法，喫過一次大虧外，從未受過甚挫折。便是上次紫雲宮被困，也未受傷。天性又極好勝，不禁勾動

怒火。同時又發現妖人係由池中靈泉水道出入，一時負氣，竟將前念觸動，匆匆未暇思索，徑隨妖人之後水遁追入。到時，妖人已先出水，被妖屍引走。剛由池中飛出，隨往寶鼎之後窺伺。忽來二妖黨，對談了一會兒，忽又被妖屍豔歌之聲引去。偷聽語意，得知自己蹤跡已露，祇妖屍還未摸清自己虛實。況且歸路已斷，洞中禁制重重，反正要尋到空隙，纔能施展法力逃出。先想跟蹤二妖探看全洞虛實，見他們臨起身前，壁上多了兩個門戶，二妖黨來去，各走一門。猛觸靈機，故意與之相反，徑由二妖來路門中走進，果然發現妖屍新闢的一條密徑。

妖屍原以漆章之師的生魂回報，言說逃時敵人在後窮追，估量人已深入重地，困在金水禁制之內，忙命二妖黨前來查看擒人；同時也是想借此支走二妖黨，以便與心上人談情密語。及聽二妖黨回說池中無人，池中禁制也無異狀，雖知聖姑禁制難破，來人如若強行衝出，立有警兆，不會如此安靜。但是來人正是上次盜走玉鼎中百餘件法寶的三女子之一，法力最高，乃自己的剋星。彼時因身受聖姑禁制，元神雖能遊行全洞，但是好些法術都不能使用，對方法寶飛劍威力甚大，一露形迹，反爲所傷。尤其敵人取寶前，方欲作梗，青玉壁上聖姑留影便現怒容，愈發不敢妄動。忿無可泄，祇在三女走時拼着冒險，引動埋伏，從後掩襲。無如三女飛遁神速，外面又有佛家法力接應，並未傷着毫髮。眼望其從容得手而去，無可奈何。最難受是鼎中有兩件法寶，專破後洞和玉壁寶庫神鑰之禁，於己關係最大，同被盜走，一件未留。至今想起還切齒，引爲深仇大恨。看出三女比先來被迷水底的少年男女不同，好些俱與聖姑遺偈相合，分明是自己剋星。看那來勢，洞中底細似已盡知，斷定早晚必還再來。今既追敵來此，決不會因水道隔斷，便自膽怯返回，二妖黨許是料錯。

妖屍事前原也想到，恐敵人先已出水，看洞中埋伏未被觸動，多半隱身在側，曾命二妖黨歸途繞行伏地，誘敵入網。一聽敵人無蹤，各伏地均無動靜，想起妖人生魂回時，因失軀殼懷恨，隱祕不告，纔有此失。敵人如已深入，固是禍害；就算知道洞中埋伏厲害，見水道一斷，生了畏心，真個中途折回，自己終究拿不定真假，也是平白多上好些驚擾，未查明虛實以前，決難安心。如在生魂出水時立即告知，敵人如來，舉手便可成擒，自不必說；便是敵人不來，也易知曉，何至如此？一面又疑心本無此事，乃妖魂記仇，故意謊報，使己憂心疑慮，張皇不寧，聊以泄忿。越想越氣，正在施展酷刑處治妖魂出氣，猛想起仇敵法力甚高，機警異常，二妖黨去時，爲了求快，所行乃是自己新闢的壁中甬道，全洞幾處重要所在全可通行。也許敵人發覺去人往來門戶不同生疑，未曾上當。照此推斷，不是無心中走入甬道密徑，便是覬覦上次不曾取走的那寶鼎中所藏至寶，此事關係更不在小。心念一動，顧不得再消遣妖魂出氣，一面行法逐段封閉通路，一面對三

個心腹妖黨授以機宜，令往東洞寶鼎旁，如言行事。

也是易靜機緣湊巧，妖屍過於重視敵人，既想生擒拷問詳情，用妖法迫令獻出上次所得寶物，又以爲耽延了些時候，敵人飛遁甚速，惟恐潛入北洞停屍根本之地。上來急匆匆先把北洞甬道入口封閉，跟着封閉東洞入口，再沿途封閉過去。欲用隔水擒魚之法，一段段搜索，查看過去。全洞甬道甚長，共有五洞二十五出口。這一來，兩頭雖斷，中間卻是空着。易靜初涉險地，又頗謹慎機警，初入飛行甚緩，一步步試探前進，與妖屍所料恰是相反，東洞入口封閉在後，剛巧易靜走入不遠。正行之間，瞥見身後煙光閃處，歸路已斷。久經大敵，識得敵人用意，心料妖屍生疑，底下必有文章。見前面甬道甚長，曲折上下，忙把遁光加急，冒險駛去。晃眼又抵一處宮室，見門內禁制密佈，對面小門與前見東洞入口一樣。猛想起全洞五宮三百八十六間玉房石室，洞徑迴環往復，並非順行。妖屍住在北頭第五洞，這裏必是第二洞無疑。心方尋思，忽覺有警，剛往前略閃，身後煙光雜沓，又被隔斷。有此兩次經歷，不禁大悟。暗忖：「妖屍必是兩頭行法堵截，等將自己困在甬道以內，再一段段搜索過來。前面必是中洞聖姑寢宮，爲今之計，祇有乘她未隔斷以前，隱入中洞，覓地潛伏。妖屍心畏聖姑威靈，多半不敢妄入。自己未現形迹，祇要隱過一時，妖屍遍搜無迹，去了疑心，便可從容行事。中洞樞紐，關係最重，弄巧還許深入寶山，飽載而回都不一定。英瓊所保管的蓮花玉鑰忘了要來，玉壁寶庫難開，後洞藏珍或者有望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至多入伏，拼着犯一點險，用法寶之力將未來仙府毀去一些，異日費點心力重新修復，也不至於不能脫身。」

易靜邊想邊往前急駛，眨眼飛入一門，門內是間廣堂，壁上也未設有五遁禁制，祇是裏壁上還有一個圓門，看去頗深。知道此門祇是中洞後宮入口，聖姑法體深藏在內。後面妖屍正在作怪追來，時機稍縱即逝，難得內中不似設有埋伏，無須費事，足可藏身待時，立即飛身而入。身剛進門，未及仔細觀察，身後煙光又起，甬道固是從中隔斷，入口也喫封閉。心中還想：「這類邪法封禁，與聖姑所設埋伏不同，如不爲妖屍數限未終，此行虛實未得，更怕因而引起全洞埋伏，妖屍妖黨倚着地利，一齊來攻，自己勢孤，難於應付的話，就此硬衝，也衝得出去，單憑妖屍，如何阻得住我？」邊想邊看，見室中左壁正中一個大蒲團，旁設鐘磬木魚，俱有架欄。右壁空無他物，祇玉壁上有一個大圓圈，色作金黃，深浸玉骨，看去似是生成如此，不是人工法力所爲。洞中原多靈蹟，試一撫拭，並無異狀，也就不以爲意。先料妖屍封閉完了五洞，必要逐洞搜索，所以身形早隱，暗中防備。待了一陣，留神察聽，內外俱無動靜，暗忖：「妖屍這等沿途截斷情景，分明料定有人深入，豈有不逐段搜索之理？前後已有個把時辰，妖屍如當我已入伏地，不能脫身，這裏又是聖姑靈寢所在，不敢妄入，故作不理，以逸待勞，也應有點動靜，怎

會靜悄悄的不見一毫迹兆？實是奇怪。」念頭一轉，再往後壁圓門中仔細觀察，仍和先見一樣，別無變化。

易靜先由甬道走進時，因見退路門戶已然封閉，對面圓門看去甚深，知道此是中洞寢宮入口，聖姑藏法體的靈寢就在裏面。門內洞室頗多，直看進去老遠方能到頭，中間許多層洞室，憑自己一雙法眼，門內兩旁有何景象，竟看不出。情知有異，不是可以輕易涉足，前進必要犯險。一面又算計妖屍既用隔水捉魚之法，來勢必極迅速，準備先行應敵，然後相機進止，所以未曾十分注視。及至久候妖屍不至，運用目力細一查看，纔看出聖姑法力的神妙。原來內中祇有兩層洞室，連外間共有三層，乍見乃是虛景，但能隨人心意發生變幻。如非法力高深，稍微疏忽，立即上當。事前如未看出底細，祇一進門，觸動埋伏，立生妙用，隨人心意化出諸般幻境，神志一迷，便自昏倒，失陷在內。另外還有甚麼別的厲害禁法，尚不可知。

易靜二次尋思：「自己本爲探看虛實而來，此與北洞妖窟俱是全洞命脈最重要的所在，聖姑法體和藏天書的寶庫均在裏面，又被妖屍封閉在此，早晚須覓出路。這諸天玄境幻象既被我識破，縱有別的禁制，至多遇阻不能前進，仍退原地。祇要把穩心神，防禦周密，決不至於受甚麼傷害。已入寶山，豈可空手回去？反正要與妖屍一戰，何不冒險直入寢宮一行？如能有成，固出意外；如若遇阻折回，索性施展法力，衝破妖屍禁制，殺將出去，再作計較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將護身七寶準備停當，在兜率寶傘防身之下，左手持六陽神火鑑，右手掐定一粒牟尼散光丸、一粒滅魔彈月弩，同時運用玄功鎮定心神，駕起遁光，足離地面三二尺，凌虛步空而行，試探着緩緩往裏飛遁。

那間圓門寬約兩丈，高約七丈，外觀已極崇宏。進去一看，更是彩光閃閃，耀眼欲花。尚幸易靜識得仙法微妙，知道此時相隨心幻，祇把心神鎮定，靈府空明，一念不生，依舊緩緩前行。進不兩丈，忽聽一個少女喝道：「來人止步，免遭不測。」易靜聽出這口音與上次來此取寶時聽到的相似，知是聖姑遺音，忙即止步。定睛一看，彩光已隨聲而隱，全景立即呈現。當地乃是一間極廣大的洞室，上下四壁俱是整片碧玉，地甚空曠。當中現出一座三丈方圓的白玉榻，榻上端端正正坐着一個妙齡少女，與上次東洞寶鼎前玉屏上面聖姑仙容一般無二，祇裝束有異。滿頭秀髮披拂兩肩，一手指地，一手掐着印訣，柔荑纖纖，春蔥如玉。下面赤着一雙白如霜雪、脛跗豐妍的秀足。安穩合目，端坐其上，宛如朝霞和雪，容光照人。身穿一件白披衫，看去頗長，後半平鋪身後。端的妙相莊嚴，令人不敢逼視。那白玉圓榻後面環立着十二扇黃金屏風，金光燦爛，風雲雷電、水火刀箭之迹隱現其中。榻前立着一盞白玉燈檠，佛火青瑩，焰光若定。燈側一柄尺許

長的小金戈，一根好似新採折下來的樹枝，一撮黃土，一個盛水的小金盂，爲物俱都不大，一樣接一樣，做一圈環繞在榻的左前面。易靜身已行近，相隔那燈不過三尺，先未見到。如非聞聲止步，再飛過去，定必衝撞上去。知是聖姑所設五宮五遁法物，既然遺音示警，可見今日之來也被算定。尤其神奇的是那麼高大莊嚴的寢宮，除金屏外看不出一毫行法之迹，四壁空空。如非早知洞中禁制，易地以觀，絕不知這是五遁法物，心中好生讚佩。

方在忖量進退，倏地眼前一亮，榻前玉石地面上忽涌起五尺大小一輪明光，恰似一面明鏡懸在空中。那光照到身上，當時祇覺着心情一動，恐入幻境，忙鎮心神，定睛看時，光中景物人影忽似燈影子戲一般，一幕接一幕相繼現了出來。心神不特未爲所攝，靈府反而越覺空明，彷彿境中人物景地均曾相識。知道聖姑法力神妙無窮，必早算出自己今日來此，特爲指點玄機，並非幻象。斷定此舉必有深意，事關緊要。但是當地五遁禁制厲害，危機密佈，少時是否驟然發難，尚屬難知。爲防萬一，索性在兜率寶傘護身之下，用一真大師所傳坐禪之法，運用玄功守定本命元神，潛心諦視。看到後來，方覺光中人景越看越熟，直似以前經過之事。忽又聽少女聲音清叱道：「道友危機將臨，還不省悟麼？」說時，那鏡中正現出一個白衣少女爲數妖人飛劍法寶環攻，遭了兵解。同時鏡中似有一片青光迎頭照來，爲寶傘光華所阻，一閃不見。忽然大悟，把前幾生的經歷一一涌上心頭。

原來易靜正是聖姑昔年惟一好友白幽女，先也出身旁門，和聖姑一樣志行高潔，法力也在伯仲之間。不過聖姑喜靜，輕易不見生人，幽女好事疾惡，樹敵甚多。二人雖是同道至交，性情均極孤傲，不肯下人。聖姑天生麗質，仙根玉貌，未成道以前，垂涎她美色的人極多。聖姑偏又性行孤潔，一任勢迫利誘，誓死不屈，雖得保持童貞成道，卻受了無數顛連苦難，由此愈發厭惡男子，積久成習，但對美貌少女卻極喜愛。當初收玉娘子崔盈時，幽女久聞崔盈淫惡兇狡，再四勸阻。彼時聖姑尚未得參正宗佛法，明知所說甚是，一則護短，向來不肯認過，二則極愛崔盈的聰明美麗，且已收下，不便反悔。始而祇以婉言相謝，意欲嚴加訓勉，試爲其難。幽女見她不納良友忠言，心裏不悅，話越切直，力言此女不去，必爲所誤。聖姑竟被激怒，說：「我自己甘願受累，即使此女真個犯規叛師，淫惡不法，我也加以容恕三次。祇要她第四次不犯我手，決不親手殺她。我必將她感化教導，引使歸正纔罷；否則有她在世一日，我也留此一日，不了此事，決不成真。再說，人非冥頑至愚，至多再蹈一次覆轍，焉有師長屢次成全寬免，尚不回頭之理？」幽女答說：「妹子看此女美勝天仙，心同蛇蝎，盡管現在誓改前非，立志歸正，心口如一，並非虛假，但她惡根孽骨有生俱來，秉性如此，萬無改移。你又鍾愛太甚，

異日盡得你所傳授，一旦舊態復萌便難制服。我不忍見平生良友爲此淫賤受害累及仙業，將來你必後悔，我自代你除此禍胎便了。」聖姑答說：「我生平行事從無後悔。此女在我未逐出門牆以前，無論是誰，不容加以欺侮，暫時不勞照顧。如等她三次犯戒之後，她已盡得我所傳，祇恐道友今生要想除她，還未必能如意呢。」這時二人爭論已久，話說得甚多，本就彼此生心，終至越說越僵。幽女見聖姑雖喜自負，彼此也常有爭執，從未生過芥蒂，此日言行大改常態，心料此女必是她的夙孽。受了幾句搶白，不覺有氣，互相打賭，說了幾句氣話，幽女一怒而去，由此二人蹤跡疏遠。

此事發生在三百多年以前，當時聖姑道已將成，祇爲根骨異稟雖然得天獨厚，可惜前生好些夙孽，所習不是玄門正宗，嬰兒煉成以後，介於散仙地仙之間，祇能遨遊十洲三島，絕蹤飛行，不能飛昇紫府，成就天仙位業。不得已而尸解再轉二劫。今世出生，便是人家棄嬰，九死一生，受盡苦難。後在依還嶺巧服靈藥，得了一部道書，纔知吐納修煉。因爲貌美，備歷險厄，幾迷本性。她恐再世墮落敗了道基，靜中虔心推算，本身又該皈依佛法，否則便須上東崑崙仙山自本巖去獨自虔修九百年，始可遂飛昇之願。無如平日孤高自賞，除幽女外，絕少與人來往。又一連因色賈禍，每與外人相見，必定生事，心中厭惡。所居深在幻波池底，地極隱祕，日常禁閉嚴密，獨自清修，不見外人。雖急於皈依佛門，無人援引，正在舉棋不定。李寧前三生是一高僧，忽然夙緣湊合，途中巧遇，看出聖姑是佛門弟子，特以禪機點化，並令往遊身毒，尋取真經。

聖姑福至心靈，看出老和尚道行甚高，當時便欲皈依。高僧答說：「我雖指你迷途，做你師父卻還不稱。況我本身願行未完，夙孽未盡，尚須三世始能證果；況又圓寂轉世在即，就我應諾，也於你無益。你祇要謹守我言，將真經物色到手，自行參悟，久而自通。到你二百年後，孽滿成道之日，我那第三生的師父佛法甚高，我必代你求說，以無邊法力，極大慈悲，在你要緊關頭前往，助你證果，飛昇極樂便了。」說罷，果然圓寂。聖姑祇得膜拜頂禮一番，用法力將高僧戒體火葬，如言尋往身毒國。果然在一枯樹腹內尋到一段神木，詳譯上刻梵文，知道內藏一部佛家真經，爲禪門無上妙諦。但有佛法封禁，深藏木內，須對神木用三年零六個月坐功，以自煉太乙精金之氣將木分解，始能取視。本約定幽女一人打坐，一人護法，將來一同開讀參悟。幽女性剛，立意不等崔盈三次犯戒，便將她除去，不再登門，連讀經之念也自息了。

照着聖姑本心，崔盈天性雖惡，資質極好，世無不可度化之人，又得了這部佛經，將來自己道成以後，一傳佛法，必能大徹大悟，不致重蹈覆轍。爲了和幽女彼此負氣，斷了交往，別時話太決絕，一心想爭這口氣，對於多年道義之交也未忘懷。祇爲幽女所習旁

門和自己一樣，法力雖高，在積煉有不少法寶，終是外道，如不早日改途皈依正教，終於不免兵解。彼此同時學道已有多年，前輩多已飛昇仙去，再拜正教中後進爲師，自然不願。難得無心中途遇神僧指點，遠遊西土，得了這部真經，正好一同參悟。偏生有了芥蒂，此時如往尋她，必當自己須人護法，有似屈就。意欲傳授崔盈法術，使其學成護法，等將真經取出再尋幽女，釋嫌修好，同參正果。初上來時並不放心，連用巧法試探崔盈心志是否堅定，俱是始終如一，毫不動搖，恭謹已極，修爲尤其精進，心裏還暗喜崔盈果符自己厚期。哪知崔盈奸狡異常，安心騙傳道法，強制慾念，天生淫毒之性，並非真要悔改。等到把乃師傳授得去多半，又得了幾件大有威力的法寶，聖姑對她也越比前寵愛，本可盡得師門心法。也是聖姑亟於取出真經，與良友、愛徒同參正果，並證己言不謬。估量崔盈可以勝任，便託護法入定。事前還格外小心，爲防萬一魔頭來擾，自己多年苦修，心性又極堅定，十九無害，而護法人本是惡根，也許難於應付，特意把丹房用法力封閉嚴密，方始入定。

誰知護法人祇是防禦外敵搶奪破壞，魔頭既不傷她，也非法力所能阻止。聖姑童貞入道，已歷多年，夙根深厚，心智靈明，魔頭並不能爲害。祇在初入定時，現了一些魔相，均以神志堅定，自然消失。崔盈卻是久曠之餘，早就難耐，護法已久，愈發靜極思動，慾念橫生，直難自制。見師父入定以後，神儀內瑩，潛光外映，洞中封禁防備又嚴，斷定無事。並且此時心智純一，決無旁註，有此兩三年光陰，偷偷出去稍微解渴，急速趕回，當不至於被覺察。念頭一轉，心魂已飛，色膽如天，竟然私開禁制，離山遠出。在外半年多，不特重拾舊歡，另外還犯了許多淫惡之戒，反以不見師父追尋，認作不到功行圓滿不會發覺，祇在期前趕回已足，樂得快活些日。漸漸流連忘返，膽子越大，仗着師傳法力，淫兇狠毒，較昔尤甚。後傳到白幽女耳中，覺着聖姑雖然護犢，不應縱其淫兇爲惡，料有緣故，忍不住趕往質問。說也真巧，崔盈初出山時，也還唸到師恩，又想盡得乃師所傳，並無背叛之念。日久，漸把回山學道視爲畏途，又以所犯淫惡太多，不是花言巧語可以掩飾，師父功行圓滿，即便期前趕回，當時不知，事後也必有人告發。心中憂疑，便和所結交的兩個妖人商議，竟把取經之事泄露。二妖人均是左道中能者，本恨聖姑、幽女二人，又不捨崔盈回山拘束，難再爲歡，更想乘隙報仇，奪取真經和洞中法寶，同向崔盈獻媚慫恿。於是索性叛師，引鬼入室，也在這時趕到。

幽女見那禁制崔盈竟能開閉自如，引了二妖人入內，氣忿聖姑不納忠言，致有此患。

先還不知聖姑正在入定行法，祇知崔盈暗引外邪入洞，決非好事。想捉真贓實犯，使聖姑略掃顏面，以報昔日之言，當時沒有發作。仗着事前警覺，身形已隱，悄悄尾隨入內，

跟進丹室。一眼瞥見聖姑手掐印訣，面對神木入定，二妖人已然伸手想要奪取，室中禁制又喫叛徒撤去，心方一驚，待要施爲。崔盈以爲成功在即，神木到手，同時聖姑再爲妖法所殺，全洞法寶便可全數搜出，據爲己有，自是心喜。

哪知聖姑慧珠朗照，崔盈那日纔走，便已知悉。祇因起先以爲魔頭厲害，不知如此容易，業已費了半年多苦功，此時正在緊要關頭，祇一起身，前功盡棄。又想崔盈昔日出時仍將禁制還原，可知並無背叛之意，必是有甚麼事情忽然想起，看出師父不會有失，抽空一行，事完即回，不會在外久停。好在身有法力法寶防護，祇要魔頭無害，外來仇人到此祇有找死，無足爲慮，便沒有動。後過了兩年多不見人回，纔料崔盈此出不妙，仍未想到如此可惡。相離成功已無多日，自然忍耐下去。來敵哪裏知道這些。二妖人議定，一個奪經，一個用妖法驟出不備，同時發難。三人入門，手剛揚起，聖姑身上突發出大五行絕滅光針，飛出一蓬光雨，比電還疾，齊打中在二妖人的身上，相繼一聲慘號，當時斃命。聖姑依然安坐未動。崔盈見狀，膽落欲逃，不知怎的身被定住，不能轉動。

幽女纔知聖姑預有防備，又看出緊要關頭，便自退出。心仍不放，惟恐還有別的妖邪來犯，特意在洞外守候到聖姑功成，方始不辭而別。心想聖姑必要尋她，並治惡徒叛逆之罪，哪知事隔三年，終無音信。這時忽見崔盈送來聖姑新筆書信，上寫：「真經取出，新近纔將全文釋解，如踐前約，特請蒞臨，一同參悟修持。道友重劫將臨，如不改歸正教，縱然志行高尚，多積外功，兵解終恐難免。同道至交，直言奉告，勿再負氣，以貽後悔。」對於叛徒之事，一字未提。幽女見送信人是崔盈，已經忿怒；再一見信，越看越氣。便寫了封書信，令崔盈帶回。大意是說：聖姑怙過不納良友忠言，執拗到底。妖婦已然叛師行刺，仍留肘腋之下，縱使法力高強，異日不爲其所暗算，也必受其大累。自己福薄緣淺，不想皈依佛門，也不敢膽大妄爲，收容奸惡，雖是旁門，但知安分潛修，積善絕惡，也許天心鑒憐，臨劫能以保全。請善自愛重，勿以故人爲念。聖姑原是靜中參悟，雖然別纔數年，業已洞悉前因，妖婦崔盈是她命中愛孽，仍欲以人定勝天，導使歸正。見幽女回信譏嘲，中間又涉及昔年一同修道時前嫌，不由也生了氣。事後二人還曾相遇兩次，聖姑說幽女如不降心相從，必貽後悔。幽女答說道家也有正果，旁門中人祇要不犯惡行，一樣也能成仙，寧死無悔。於是越來越參商。

二人末次相見，聖姑得了佛經之力，功行大進，知幽女大劫將臨，原有友情，難於忽置，特意前往點化。幽女不但不睬，語更激傲，並下逐客之令。聖姑知她難免兵解之厄，行時留了一封柬帖，請其到時開看勿毀，姑留後應。幽女任其放置案上，也未開視。等與妖黨結仇對敵，並未挫敗，覺與前言不符。心中一動，試一開看，纔知所遇妖人厲害非

常，當日大敗實因驕敵自恃，措手不及，幽女法寶又極神妙之故。由此卻種下了禍因。如在事前開視此柬，妖人輕易不來中土，不出山去固可錯過，不致再遇。就是出山遇上，或者不去招惹，或是得勝之後立去幻波池，少避兇鋒，明年再商出山之策，也可無事。到時如不開視此柬，回山這日，仇敵已約集同黨跟蹤尋仇，現時洞外已被邪法佈滿。妖人生平不曾受挫，前日之敗引爲終身奇恥大辱，立誓非復此仇不可。聖姑本人恰在幻波池入定，修煉佛法，不能來援。就派了人來也祇各盡其心，並難挽救全局。所幸妖人知幽女法力高強，初來不知洞中虛實，未敢叩關直入。發覺雖晚，還可準備。出時可速將所煉旁門法寶一齊帶在身上，施展全力，護身出門。此役萬不能免，如非劫數所使，以前彼此也不致參商這麼久。兵解已萬不能免。到了事急之際，一面準備遁去元神，兵解超劫；一面速將所煉神火自行斂去，一聞雷聲，速行兵解，切勿再誤。

幽女看完柬帖大意，想起妖人受傷逃時可疑情景，恍然警覺。心中雖仍含忿，卻是深信不疑。剛剛準備出探，妖人已在洞外厲聲喝罵。匆匆帶了法寶趕出洞去，兩家一照面，便喫妖法包圍，四面夾攻，果然厲害已極。先還負氣，暗怪聖姑既早算出，怎不先行詳說利害？明知自己和她有隙，留此柬帖何益？意欲施展全力脫身。哪知這次比上次大不相同，妖人有備而來，已然難敵；又有幾個能手爲助，脫身直是無望。眼看形勢危急，自知無幸，不是被妖人生擒了去，受那屈辱楚毒，便不免於煉魂之慘。迫於無奈，如言行事，果然神火纔斂，立時一個震天大雷打將下來，一線金光衝開妖霧，射向身前。幽女立即警覺，知道聖姑命人引度，來護元神出險。忙捨元神，將天靈震破，迎將上去。喫金光一繞，帶起便飛，就此衝將出去，屍身自然兵解在地。

原來這時已是崔盈第二次犯戒以後。聖姑因幽女不肯皈依，劫數註定，無法避免，自己縱有暇往援，也無用處。又以幽女所習雖近旁門，生平無一惡行，修積甚多，兵解轉世反可大成。知崔盈忌恨幽女前仇，如今若命其往援，定必僨事。所以故意令其一到便發神雷，如等妖霧中紫色火光一斂，幽女便遭兵解，人就不能救了。過了所限時刻不發神雷，定必反擊來人，切勿自誤。崔盈兩次叛師，連經重創，深知師父法力。那符又畫在手上，限有時地，祇有如命行事，不敢違背。但是仇恨甚深，巴不得幽女慘死，纔能快意。到時看見幽女與妖人鬥法，危急萬分，一算師父所限時刻還早，好生高興，故意隱身附近峰頭旁觀，遲遲不發。一心盼望在時限未到以前，幽女兵解身死。不料幽女如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盡管危急，仍能勉強支持，並還能豁出法寶一件件損毀與敵拼命，不時回攻，妖人竟被她傷了兩個，久不遇害。一見時機將近，手上已自無故發熱震動，正在苦盼，妖陣之中紫色火焰忽隱。因雙方煙光雜沓，濃密異常，祇有神火強烈，微見紫光閃動，人卻看不見，崔盈祇當幽女遭了兵解。而且掌上神雷時限已至，不敢再挨，

忙不迭揚手發將出去。

崔盈奸狡，拿不定幽女是否兵解，雷雖被迫發出，卻在偏左一面空中打去，誰知到了高空，仍照陣的中心下擊。崔盈反因此震退出數十步，几受重傷，驚顧倉猝之中，也沒看見仇人元神已被金光護送，平安脫出。正在暗幸未誤時限，祇稍延遲便報了仇。師父盡管算計精密，智者千慮，仍有一失，這一點卻未算出。回山覆命，聖姑祇把頭略點，未再盤詰。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覺着師父仍可欺以其方，膽子又復漸大，以致三次犯戒被逐，終以幻波池盜寶，爲神雷所殛。因爲聖姑當時厚愛，寬容太過，妖屍深得師傳，法力高強；聖姑已然尸解禪定，一切均是生前預爲佈置，不比人在，易使形神俱滅。況且還有好些因果，所以聽憑妖屍在洞修煉。

那幻波池五座洞府各有禁制埋伏，中洞靈寢與崔盈停屍之洞，乃是樞紐，最關緊要。本來人一到此，立即發動。祇有最後三年中，每年必有一日禁制停止，乃聖姑算定到時有人要來，特意留此個把時辰空隙，使來人從外入內，過了時限仍是不行。此事連妖屍也不知悉。可是妖屍近來功力越高，洞中禁制除本身所受，難滿可以消解外，餘雖不能除去，卻能隨意發動，用以害人。此時原是斷定敵人身入重地，自蹈危機，被陷在內；前洞又似有了警兆，前往查看，把易靜認作網中之魚，所以未至中洞查看。前洞如無所見，定必趕來，相機行事。來人能擒則擒下生魂去煉妖法，否則坐視來敵死亡爲樂，勢甚兇惡。易靜知妖屍有洞中禁法爲其利用，不可輕敵，祇宜退向外室待救，尤其要防她用法力顛倒，引入五遁禁地以內。

易靜坐在寶傘之下，虔心敬觀鏡光中景物和後來所現字迹，纔一現完，面前圓光忽隱。緊跟着煙光雜沓，風雷隱隱，易靜知道禁制發動，立縱遁光後退。纔到外間室內，猛一眼瞥見左壁圓影正放光明，變作一個青光閃閃的圓洞。洞口立着一個女子，裝束異常華麗，面貌彷彿絕美，身材風韻尤爲妖豔。祇是滿頭秀髮披散，血流滿面，十分狼藉，眉目之間隱蘊兇威。神情似是剛到，便發現自己竟會經由聖姑內寢之中退出，不曾被困在內，又驚又怒。面容突變，二目兇光暴射，獰笑一聲，先將雙手四面一陣亂劃，風雷遽作，全室立化火海，烈焰熊熊，夾着無數雷聲，潮涌而至。

原來妖屍因懼聖姑威力，輕易不敢深入寢宮重地，每值去時，必須現出以前被雷擊死血污狼藉的本來真相，始敢前往，而且也祇敢在那圓洞口和適纔封閉的正面門外窺伺。非到復體以後，心身禁制皆去，面上血污也已去盡，恢復本來面目，無須再假妖法掩飾，並還到了自認可以一試的時機，不敢入室一步。以前唆使外來妖黨犯險破禁，因當着衆

妖黨，不願現出遭劫時醜態，爲全一時體面，寧肯多折羽翼，不特不指點趨避之法，反在暗中運用原有禁制，使妖黨入內犯險。破法的人成功了固可喜，不成功便把性命斷送在內。以防萬一聖姑留有遺音，或是與自己死前一樣，寢宮那圓神光忽然出現，暴露自己種種醜態惡跡，其用心尤爲兇險狡詐。這時因用隔水捉魚之計，先用原設禁制封閉了甬道密徑，然後逐段搜去，本來事機神速，祇要敵人入洞，晃眼便可搜出，不料搜過兩洞俱無蹤影。正待逐洞搜索，前洞忽有極奇怪的警兆，不由大驚。

妖屍先雖斷定來了強敵，但去往前面的出口和壁中泉脈水遁之路適均封禁，此外祇有兩條道路，來人既未潛追妖黨，中計入伏，必已深入甬道密徑，前往各洞窺探。中洞寢宮所在，禁制強烈，威力至大，神妙無窮，敵人誤入重地，不死必陷，萬難脫免。但自己也視爲畏途，欲乘來人未到中洞以前，成擒被陷。並用聖姑所設現形之法，使來人隱身法失去效用，以便下手容易。及覺前洞有警，事出非常，心想：「洞中密徑甬道乃己新闢，外人不知。也許敵人法力甚高，又看出聖姑禁法厲害，意欲逃走，不知用什方法竄入前洞。此人便是未來隱患，關係至大，萬不可容其遁走。好在甬道已閉，如是另一敵人，先入甬道的已成網中之魚，不愁逃脫，還是先除現敵要緊。」臨時變計，率領衆妖黨急往前洞查看，人並未見，卻覺出可疑之點甚多，心越不安。逐處行法搜索，擾擾多時，終無所得。

妖屍又想：「憑自己的機智法力和原有埋伏，照此搜索，前洞如有敵人，當無不現之理，怎會無蹤？事大可疑，莫非仍是先來敵人在出水時暗用法力聲東擊西，將己絆住，以便下手盜寶？後洞行法以後，未及遍查。雖說聖姑法力神妙，一則來敵既敢深入，必非易與；二則聖姑善於前知，萬一預有機謀，留下甚麼遺音遺偈指點敵人，使知趨避，自己又被引開。前洞警兆忽此忽彼，不可捉摸，實是奇怪，弄巧就是聖姑預弄狡獪，助敵成功，都自難料。」心中一動，立命衆妖人嚴加戒備，仍舊搜索，有事隨時報警，自己重又搜索後洞。

妖屍初意甬道封閉甚速，敵人早被隔斷，未必便被深入洞中重地。本心無故也實不願往寢宮去，便由另兩洞起搜索，均無敵影。祇剩中洞一處未到，禁制也無發動之迹。心想：「敵人不是在未出水以前隨着水退之勢見機逃遁，便是侵入前洞，否則不會如此全無動靜。」方欲再向前洞查看，又想事關重大，反正無人窺見，便現醜態，多費點事，到底穩妥得多。正門直對聖姑停法體的靈牀，走近有些膽怯，便把壁間圓洞入口行法開放，探頭一看，寢宮內外室俱是靜悄悄的。大罵：「妖鬼該死，累我擔驚，徒勞心力，並無其事。」忽見內室門裏光華閃耀，風雷隱隱，好似有人快要入伏光景。情知有異，心方

一動，猛見一幢傘形寶光護着一個小女嬰童，與妖魂所說的敵人女神嬰易靜一般無二，正由裏面御遁飛出。入室這麼久，門內五遁禁制連同外室烈火神焰之禁均未引發，大出意想之外。不禁又驚又怒，兇威暴發，連話也不顧得說，先將室中神焰神雷發動，對敵圍攻。然後戟指怒喝：「無知賤婢，竟敢偷入重地，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口中辱罵不休，手中加緊行法，又將別的禁制發動。

易靜不知底細，見她面上血污狼藉，披頭散髮，站在洞口揚手頓足，切齒咒罵，神態兇暴，宛如雌虎。暗笑：「似此悍潑淫兇之鬼，又是如此污穢醜惡，就有點姿色身材，也全掩去。衆妖黨雖是左道妖邪，也都修煉有年，怎會對她那樣迷戀，甘爲效死？實是不解。」方在尋思，忽覺出雷火厲害。跟着妖屍又發動了五遁禁制，威力尤大。易靜知道難破，便照聖姑所說，靜候時機，不想當時遁走。後因妖屍罵得十分污穢惡毒，不由大怒。一面鎮攝心神，以防萬一；一面冷不防將手中彈月弩、散光丸猛朝妖屍打去。滿擬妖屍當時披髮流血情景，分明妖魂業已修煉復體，以肉身出鬥，自己所傳佛門至寶同時施爲，多厲害的妖邪也難禁此一擊。即便玄功變化神妙，重傷當所不免。哪知中洞寢宮內外四壁俱有聖姑所設埋伏禁制，神妙無窮，不可思議。尤其厲害的是五遁之禁相生相應，一觸即發，進攻愈猛，反應之力愈強。妖屍曾在聖姑門下多年，雷殛身死之後，又在本洞潛修了兩甲子，屢經試探研求，深悉微妙，十九俱能因勢利用。那壁上圓洞另有法力防禦，咫尺鴻溝。妖屍身在洞口以內，相機行法應敵，多厲害的法寶也難攻進，已居於有勝無敗之勢。易靜如照聖姑所說，在兜率寶傘護身之下鎮守心神，以靜御動，謹防妖屍詭計顛倒禁制，室外禁制雖也厲害，祇要不被妖屍誘入靈寢五行交會的中樞要地，便可無慮，少時救兵一到，立可出險。

也是易靜該有這兩番涉險的無妄之災。她自將元嬰煉成，長於玄功變化，新近又連經大敵，尤其北海陷空島丹井盜藥長了不少見識，覺着五行禁制雖然厲害，身有七寶，至多費點心力抵禦，早晚仍能衝出，何懼之有？加以前與聖姑積有夙嫌，轉劫多生，並未化解，自從初進幻波池，見了聖姑仙容，無形中便起了不服之念，至今介介。二次入洞，雖經慧光幻景指示，悟徹前因，也祇略生驚讚，成見仍未去盡，心中仍未悅服。天生疾惡剛直之性，妖屍又是她前生最厭惡之人，雙方種有惡因積怨，纔一見面，便已眼紅，又聽惡聲咒罵，由不得無明火發，頓忘聖姑之誡。卻不知當地五行禁制雖也近於旁門，內中卻藏有仙釋兩門妙用，與陷空島丹井上面五行陣法大不相同。何況陷空老祖又是心有默許，祇想借盜靈藥試探來人法力高下，未存敵意，不特不曾以全力運用，反在事前指點，困中相助，否則成功也無那等容易，與幻波池如何可以比擬？這一出手，立生鉅變。

易靜原在神雷烈焰包圍環攻之下，因有寶傘護身，雖未被雷火侵入，但因出時不曾防到妖屍突自壁間出現，妖屍發難更是神速。易靜自恃寶傘威力神妙，不論收合無不如意運用，祇顧注視妖屍是否原身，略緩須臾，未將寶光開張，祇有丈許高下，六七尺方圓一幢光華，僅僅將身籠護在內，四外全被雷火逼緊。等再行法運用，欲將寶光放大，已喫妖屍佔了先機。雷火猛烈，從來未見，急切間祇能抵禦，要想盪開來勢，艱難已極。等到散光丸、彈月弩同時發出，一片爆音過處，身前雷火立被震散，衝開一條大火弄，一蓬銀雨夾着一團明光，恰似流星趕月，電也似疾，直向妖屍打去。方喜法寶威力不凡，妖屍決難躲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心念微動，眨眼之間，妖屍連躲也未躲，祇面上略帶驚異之色，剛怒喝得一聲：「賤婢！」同時寶光已然飛到，勢絕神速。本來妖屍非傷不可，誰知二寶光華纔飛射到了洞口，便似點燃了大堆火藥焰硝一般，又似阻力甚大，二寶並未射入洞內。隨聽一串爆音過處，洞口青光閃得一閃，轟的一聲巨震，化爲一片青黃二色的精光，夾着無數粗可合抱的青色光柱，連同千萬把金刀，排山倒海一般迎面壓到。跟着全室隱去，祇妖屍目閃金光，時在前面出沒隱現，惡罵不休。同時風雷、水火、金刀之聲交作，震耳欲聾，護身寶光立被上下四外一齊束緊，難於移動。最惡是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五行互相摩蕩，生化變幻，威力越來越猛，發出五行神雷，密如驟雨，不住向護身寶光衝擊上來，聲勢險惡，從來未見。易靜盡管運用玄功，施展全身法力抵禦，竟覺出寶傘光華似乎在減弱，久便難以支持，比起昔日紫雲宮神沙甬道所遇，還要厲害得多。知道誤觸聖姑禁制，將五遁神雷一齊引動，自相生化，聯合來攻。想不到洞中埋伏竟有如此厲害，深悔適纔不該大意，自蹈危機。就說開府以後得了本門心法，兜率寶傘不易損毀，祇要靜守心神不再上當，便不至於受害，但想要脫身卻是萬難。已然弄巧成拙，悟出反應之妙，不敢再去施展別的法寶還攻，祇把六陽神火鑑暗藏手內以防萬一。同時靜攝心神，默運玄功，謹守寶傘之下，靜待時機，以謀脫身之計。

易靜自奉師命，在靜瓊谷中修煉，功力大進。此時輕敵之心一去，易攻爲守，果然好些。妖屍見敵人雖被困住，但是護身寶光神妙，五行神雷不能攻進。敵人又好似成竹在胸，見此險惡形勢，面上神色毫不慌亂。又看出易靜道行深厚，法力高強，如不就勢除去，必是未來大患。連怒帶急，不由兇焰高漲，暴跳如雷。一面催動五遁禁制，加增威勢；一面暗中行法，將禁制倒轉，使敵人於不知不覺之間投入靈寢前面的五宮埋伏以內，無論觸犯何種法物，皆難活命。易靜不知此時禁制埋伏已全觸發，不是專一謹守，便可免於陷入五宮羅網。妖屍又極陰毒兇險，知道敵人不是易與，惟恐驚覺，故意做出許多醜惡形態，叫囂跳躑，以分敵人心神。易靜心雖未亂，無如身已受制，寶光受了五行強壓，本就難於轉動，內外二寶又全隱去，眼看隨着妖屍行法，緩緩前移，就要陷入羅網。

易靜先是身子凌空，不曾覺察。後因被困時久，忽然想起：「敵逸我勞，強弱相差，一絲不能懈怠，長此相持，終非了局。五遁禁制相應相生，雖極厲害，主人聖姑是我舊友，照着適纔所見鏡中字意，祇要我低首求她，不至於袖手不顧，惡意更是絕無。看她神通如此廣大，我今日之來，尚且被她在百年以前算出，自己如有兇險，早已明告；何況妖屍是她孽累，斷無聽其害人之理。現在所說救援未至，妖屍愈發猖獗，不知還使甚麼陰謀毒計？從上面逃走，恐怕不能；此洞已然深居地下，非有極高地行法力，不能經由地底遁走。當初聖姑設伏之時，決不致因算出我要來，特意把地面也設下嚴密禁制。適纔不想遁走，原爲法寶觸動五遁禁制，妖屍沒有擊中，反倒加增了絕大阻力，恐再生反應，未敢造次。反正禁制埋伏已全發動，變生倉猝之際，驟出不意，自然厲害，此時運用玄功，已能抵禦，再有反應，也不過如此，何苦待人救助？不如姑且試它一試。祇要地面能用法寶稍微攻破一洞，立可裂地遁走，豈不是好？」想到這裏，猛將手往下一指，將牟尼散光丸連發出了兩粒；同時左手暗藏的六陽神火鑑也發出一片紫焰神光，往下照去。

妖屍因看出敵人就要入網遭劫，心喜快意，毫未覺察，祇顧催動禁法，沒想到敵人精於地遁之術，意欲僥倖一試，未免疏忽了些。又正施展大挪移法，五遁威力全在上方和四外，下面要弱得多。牟尼散光丸又是兩粒並用，威力至大，一片星光銀雨飛灑下去，爆音連響，密如擂鼓，易靜腳底的五色焰光雷火首先炸散了一片。同時六陽神火鑑又正是五行神雷的對頭，寶光照處，面前景物便現了出來。雖然聖姑禁法神妙，五行神雷變化相生，隨滅隨生，祇有加盛，勢甚神速，不過瞬息工夫。而易靜一雙慧目法眼，已然瞥見先前靈寢前面的五遁五宮正從對面緩緩移來，那火宮法物的玉石燈檠已然射出奇光，就在腳底相隔祇有尺許，再晚須臾，身便陷入五行真火之中。此火威力神奇，不可思議，專一引起人的魔念。

易靜事前既未警覺，如到時妖屍再用詭計誘敵，心神稍一失制，立即走火入魔，便有法寶也無所施，久而形神皆滅。就算煉就元嬰，不致如此之慘，要想脫身，至少也須喪失一甲子功行，還得具有極大法力之人來此相救，否則仍是不行。上次衛仙客夫婦喪失真元，便因陷身水遁之故，那還是在東洞壁間小池之內。何況此是聖姑靈寢中樞機要重地，五宮並列，互相生化，如何能支？易靜動作極快，本擬出其不意，二次施展法寶，祇要地面攻破，稍現空隙，立即乘機破土穿地遁走。一見地面不曾攻裂，祇將五行神雷略微衝散，隨分隨合，毫無用處。卻把妖屍毒計窺破，知道危機一發，慌不迭運用玄功，一手持着六陽神火鑑，一手連發牟尼散光丸、滅魔彈月弩，在兜率寶傘籠護之下，強力反身回遁。雖幸妖屍不比聖姑，祇能因勢利用，前後挪移，不能隨心施爲，而易靜師傅七

寶威力甚大，又以全力施爲，竟被猛衝出去了兩丈。

妖屍見仇敵舉步入網，忽然驚覺遁逃，並且陰謀毒計已被識破，自己祇能緩緩行法挪移，不能通體倒轉，再用前法未必成功。不禁忿怒如狂，一面厲聲咒罵，一面把五行神雷愈發加緊催動。易靜因上下四外俱是五行煙光雷火包圍密厚，甚麼也看不見，不知妖屍伎倆止此，而散光丸、彈月弩每粒又祇能用一次，異日尚需應急，不捨浪費。惟恐妖屍力能倒轉全陣，暫時雖幸脫險，久了仍是不免爲所暗算，心中已是憂急。而那五遁禁制經法寶一衝動，再由消而長，圍涌上來，勢愈強盛。奮力往相反方向強衝出去，不到丈許，越與相抗，威力越大，終於四面猛壓，將人定住，一步不能動轉。如非寶傘威力，不必陷入五宮，即此已足亡身滅神亦有餘了。

易靜見情勢危急異常，暗道：「不好！」試再發出散光丸，往下一看，地面仍在移動，身外五色煙光雷火又似排山倒海一般仍在增強，壓涌上來，令人心驚目駭，震耳欲聾。遁逃無計，連想避開五宮奇險，俱所不能，好生憂急。妖屍見仇敵被陷不能再退，施展前法又覺有望，重又轉怒爲喜，正在興高采烈，獰笑連聲。易靜已準備損喪一甲子功行，一經隱入五宮，立即以前師一真上人所傳坐禪之法，保住元神，拼受苦痛，以待救援。主意打定，便把散光丸又取兩粒，回身朝下打去，銀星如雨，四下分爆，煙光分合之間，看出五宮法寶又在身前出現，相隔不過三尺。情知不免早晚失陷在內，方在危急無計，忽聽梵唱之聲隱隱自前面傳來，由遠而近。心方一動，忽又聽耳邊有一個熟人口音說道：「事機已急，可速回身，隨着前面佛光飛行，便出困了。」易靜聽出是英瓊之父李寧口音，驚喜交集，忙即回顧，面前忽有大片祥氛飛來，祇閃得一閃，身外五色煙光雷火忽都無影，面前卻多了一圈佛光，中有一個極淡的老僧影子，正緩緩往外飛去，適纔初進來時的正面門戶已然大開。再看妖屍，如醉如癡，呆立在壁間圓洞以內，好似失了知覺。心生忿怒，方欲施展法寶除此大害，忽又聽身後有人喝道：「時還未至，不可妄動！」同時那圈佛光已然飛出門去，身後風雷又在隱隱欲起，祇得忍怒隨了飛出。那佛光飛行漸快，所經俱是中洞宮室，未經甬道密徑。前行不遠，忽聽身後來路靈寢中一聲雷震，聲甚猛烈，全洞皆起迴應，跟着五行神雷之聲又復交作。估量妖屍已然回醒，卻未見她追來。佛光所至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既未遇見妖人，沿途也無埋伏發動，不消片刻，連經過十餘層大小洞室，便達中洞門前。佛光一照，洞門立自開放，易靜隨同從容飛出。到了幻波池飛泉水柱之下，佛光一閃不見。

易靜回顧中洞，門已自閉，隨即衝波直上。一看天色已到了次日中午，梵唱之聲早住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放，四面靜悄悄的，也不見癩姑、英瓊和門人、鵰、猿等蹤跡。心想：

「先聽耳邊人語，分明是李伯父，必是英瓊等聞報自己深入池洞，久而不出，料已入險，自身又無此法力，特命神鵰去求李伯父來此相救。按理必來池邊迎候，怎會一人俱無，難道有甚麼阻礙不成？」邊想邊往回飛，遁光迅速，晃眼靜瓊谷在望。正往下降，忽聽空中一聲鵰鳴，同時英瓊、癩姑當先，後面緊隨着米、劉、袁星、上官紅等男女四弟子，一同迎出，朝上揚手歡呼。易靜落地相見一問，纔知自己入池以後，神鵰長鳴示警，沒有止住，立即飛回報信。上官紅等自是憂急，忙去內洞稟告。正值英瓊做完功課，聞報大驚，斷定易靜必是被困。英瓊主張硬衝入洞，與妖屍一拼，就此下手除去。癩姑知時尚未至，力也不及。上官紅見癩姑持重，力主從緩，雖聽說無甚麼妨害，終不放心，心中憂慮，悲泣不已。癩姑正打主意，李寧忽奉白眉老禪師之命，自空飛降。衆人料知爲此而來，好生欣喜。禮見之後，李寧言說：「洞中各層埋伏禁制均極神妙，不到時機，破去甚難。聖姑並非要與易靜爲難，祇因易靜前生與她原是同道至交，二人俱都性傲尚氣。易靜前生欲斬妖屍，以除後患。聖姑卻說，不問崔盈如何，終是她的門下，殺她不難，但須先向聖姑低首服輸，得了允許。當時二人俱未成道，爲此幾句一時負氣的戲言，始有今日許多因果。當易靜看了神光中景象字迹，悟徹前因之際，如肯低首下心求其相助除害，就時猶未至，也必從容脫出。一則前嫌仍未冰釋，成見天生，不曾捐棄；二則妖屍不該伏誅，聖姑早算出易靜此時決不心服，有意借此磨鍊舊友，纔致有此一場險難。少時洞中五遁全要發動，就我本身也難爲力。幸得白眉禪師所贈靈符，纔運用慧光，仗着靈符之力前來相救。」李寧匆匆說完，隨命英瓊一人隨侍，餘衆退出，自在內洞入定，施展佛法。元神飛入洞內，先用疑兵之計將妖屍和衆妖黨引向前洞，一面照着師命巡行五洞，分別行事。一切停當，妖屍早入內洞，易靜也到了危急之時，這纔直飛寢宮。靈符立生妙用，祥氛一照，妖屍知覺便失，五遁禁制也自停息。等將人引救出困，五遁重又復原，洞中卻現出一個易靜的幻影。妖屍當時祇覺心神微一迷糊，立即清醒，不知仇敵已然將人救走，心雖驚異，仍向易靜幻影行法進攻，不多一會兒，便被引入五宮烈火以內消滅。妖屍祇覺消滅仇敵太易，當是聖姑五遁威力，竟被瞞過。李寧先回，向衆略說幾句，便自飛去。英瓊等挽留不住，出谷一看，易靜果已安然迴轉。

衆人互相談完經過情形。易靜修道多年，已是轉劫之身，屢經大敵，見多識廣，雖然天性剛烈，未免疾惡稍過，平日行事仍極幹練持重。這次不知怎的，竟會沉不下心去，不聽衆人勸告，強要往探妖窟，致有此失。如非白眉禪師命李寧以佛法解救，幾遭不測。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回山以後，除卻煉法益加勤奮外，平居相對，老是悶悶不樂，不甚言笑。癩姑、英瓊已得李寧密示，知她還有一場大難，早晚仍要入池涉險，定數如此，不是口舌所能勸轉，非此也除不了妖屍，她和聖姑的前生嫌隙也難分解，無可奈何。好在妖屍爲佛家的幻象所迷，把白眉禪師靈符幻象當做了易靜本人，引入火宮之內煉化，祇

當仇人已死。加以心性兇暴，不等妖道漆章之師的生魂把話說完，便下煉魂毒手，妖魂恨她刺骨，靜瓊谷中敵情本未深知。等妖屍事完，二次盤詰，祇說谷中祇有易靜一人，並且禁制已撤，是否還有別的仇敵來往盤踞，因剛追到谷口便與敵人相遇，未往查看，卻不知悉，把逃時所聞鵰鳴隱起不說。

妖屍因上次盜寶，除易靜外還有兩個少女同來，聞言始而不甚相信，本意想命妖黨前往探看。繼一想：「妖道始終祇說遇見易靜一人，並非受害以後纔行改口。仇敵如有同黨，見死了一人決不甘休，定來報仇無疑。自己此時不能出洞，這類敵人均是正教中能手，同黨前往未必能勝。洞中現有極厲害的埋伏，可以借用。今日仇敵如真祇易靜一個，人多心貪，也許背人來此盜寶，死在洞中，尚無人知。否則，正好等敵黨來此尋仇，以逸待勞。洞中藏珍誰都心生覬覦，想要獨得，不願人多分潤；真覺一人勢孤，也祇約上兩個親切交厚的同道，三數人處心積慮暗中圖謀，決不會使衆人皆知。仗着洞中地利，來一個，除一個，既可省心省力，還免卻張揚傳說，使敵人覺出厲害。又因傷了他的同黨，必着重在復仇上面，召集多人，以全力大舉來犯。自身還未超劫，便樹下許多強敵，平增好些危機阻礙。雖說佔着洞中地利，但據近日所聞，百餘年工夫，各正教日益昌明，能手輩出，與前大不相同，聲勢異常強盛，何可輕視？自己雖然有軒轅門下的毒手摩什爲後援，到了事急之際，連乃師軒轅老祖也可爲己所用。但是此人妒念奇重，法力又高，人又兇橫毒辣，未遭劫以前曾嘗過他的滋味。當時如非己戀的人是於他有恩的至友，幾乎被他強佔了去。一落彼手，便被獨霸，立成禁臠，休想與別人交合。自己水性楊花，見異思遷，無論多麼合意的情人，也不能將心縮住，遇上別的美男美質，決不放過，本就難耐。何況此人生相醜惡無比，別的多好也覺難堪。上半年自行投到，好容易用些心機，激得他一怒而去，不到萬分水窮山盡，大難臨頭，難於避免之時，實實不願招惹。與其被他霸佔，千百年日與醜鬼相對無歡，不如還是謹小慎微，相機應付，不把事情鬧大。一經脫困，便可爲所欲爲。」